

大學圖書館



# 社會主義經濟學概要

(原名列寧與斯大林著作中之社會主義經濟學)

劉昂節大著

彭仲文譯

大衆書局

421  
F  
● 社會主義經濟學  
實科室  
第二屆畢業生



## 目 錄

- 一 列寧與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創造者……………一
- 二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八
- 三 蘇維埃國家之經濟的角色……………一九
- 四 社會主義生產方法準備的基本問題……………二七
- 五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問題……………四四

## 一 列寧與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創造者

科學共產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與恩格斯，開始把政治經濟學改變為真實的科學，這種科學研究支配人類社會各種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之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分配的諸規律。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經濟學上所完成之大變革，其最大意義是在揭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歷史的過渡性。同時，由於唯物論辯證法的方法論的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更認識其自身的任務，並不在於編擬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改革計劃，如許多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驅者所為者，而是在當時的真實實際社會中，掘發歷史發展的力量。這一個任務已被馬克思與恩格斯執行出來，他們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與毀滅的規律，同時揭示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與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創造者。因此，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確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撲滅資本主義，俾在其位置上建立

起共產主義。

但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未活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所以，他們所提出關於資本主義崩潰後社會主義改革諸問題，必然是帶有一般性與抽象性的。他們自然不能創立社會主義經濟學。在他們的著作中，縱有關於這方面的敘述，也不外乎對於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別的天才的臆測。要想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探尋成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论體系，乃是恩純的舉動，而且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精神相違背的。

斯大林同志在黨十八次大會的報告中，曾經說過：

「馬克思主義的古典學者，距離我們的時代已有四十五至五十五個年頭，我們不能要求他們預見到，每個國家在遙遠的未來的一切曲折的歷史情況，我們如果要求馬克思的古典學者，對於各個國家在五十年甚至百年以後所能發生的一切理論問題，都作出現成的決定，而我們這些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後繼者，只好安閒的靠在大火爐旁邊，去揣摸這些現成的決定，那就太滑稽可笑了。」

創造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任務，落在偉大的科學大師——列寧與斯大林身上。

列寧，——蘇維埃國家與社會主義政體的創造人，他綜合了初期蘇維埃政權的世界史

的經驗，當時我們的祖國（蘇聯）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首先踏上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社會改造的途徑。列甯以其天才的慧眼，用新的方式提出了許多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指示出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最高任務的道路，使黨在與一切社會主義敵人鬥爭中，獲得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這樣，在列甯的著作裏，已經安置下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石。

但是，把社會主義作為已經存在的，已在行使職能的，而且在成長發展的經濟制度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個任務則是由斯大林同志擔任的。他在自己著作裏，科學的歸納了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豐富經驗，這種偉大的改造，已使我們祖國的全面目標根本改變，並把蘇聯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引向社會主義的勝利。社會主義生產方法具有特殊的經濟法則與範疇，對這種生產方法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是由斯大林同志執行。當蘇聯人民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轉向更高級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現階段，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實為指示方向的明星。

列甯與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的基礎上，創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學，這是世界經濟科學的最偉大的成就。社會主義是一種較資本主義為更高級的社會制度，同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則是經濟科學發展的更高階段，這一個階段，在原則

上，本質上，是與以前各階段不同的。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不同於以前各種社會的地方，就在於它不是自發性的發展的結果，而是廣大人民依據具有預定目標的科學計劃，對新型的社會，經濟與國家生活之自覺的創造。

在資本制度條件之下，馬克思列甯主義領導無產階級進行衝破資本主義鎖鏈的鬥爭。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上，曾經說過：「社會如果是追尋着其自身發展之自然法則的痕跡前進，也可以縮短並減輕新社會制度降生的產痛。」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馬克思列甯主義則是用執行創造任務的方法與手段的科學知識，用社會主義生產的經濟法則的知識，來武裝勝利的無產階級。此種理論之偉大的創造性的作用，即由此而產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最高形式，亦由此而產生，列甯與斯大林的卓異功績亦在此。

列甯與斯大林是在我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巨大試驗場內，創造了社會主義經濟學。

遠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甯在其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所寫「黨綱的修正」中，曾經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並踏上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之後，大家的創造經驗將具有重大意

義。他說道：

「經過基本的新措施實施之後，經過銀行國有化之後，經過實行工廠工人監督之後。許多事情將會愈加顯明，經驗將會教導羣衆以新的知識，因為這將是千百萬人的經驗，千百萬人自覺參加新經濟制度建設的經驗。」

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法則與範疇，乃是千百萬人在實踐中，經過屢次考驗的創造性的經驗的綜合。同時，列甯與斯大林的綜合與推論，則給予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者以顯明的目標，準確的方向，並給他們以解決最重要的創造性的任務及克服一切困難的方法與手段的科學知識。所以，由列甯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乃是促進我國發展的強大力量，乃是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進一步鬥爭的強大武器。

由列甯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同時還幫助我們更深入的了解前期的生產方法，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許多重要問題。馬克思於揭發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之歷史的過渡性時，不僅屢次用資本主義前期的相適應的經濟現象相對照，而且常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相對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與第三兩卷中，曾鼓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法與勞動力的節約，我們只提這一點就夠了。

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已不是臆測，而是偉大的歷史實際。我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已證明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科學分析，乃是確定不移的規範。在列甫與斯大林的著作中，這種經驗之理論的概括化，使人們更進一步認識資本制度社會關係的實質，更進一步認識資本制度之歷史的過渡性與其滅亡的必然性。

列甫與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之理論的概括化，一方面是用新的科學知識，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同時更明白的揭穿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一切辯解的虛偽與妄誕。他們是拿資本制度的「永久性」，社會主義的不可能性，小農經濟的「不變性」，經濟生活之「永遠的二元性」等理論，來為資本主義辯解。

資本主義國家所常有的現象，如經濟恐慌與失業，生產的無政府與無計劃，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工人階級與農民大眾的貧窮化等，在蘇聯的實際生活中，將永遠被清除乾淨。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上證明：勞動階級——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具有充分能力管理國家，並可以把全部社會生活引向無剝削階級，並反對剝削階級。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上證明：社會主義的改造，不僅可以在資本主義大規模生



產已達到勞動高度社會化的工業上實現，而且可以在落後的，分散的，小的個體農民的農業經濟中實現。直到現在，農民依然構成全球人民的大多數，尤其在落後的附屬國與殖民地國家內。由此可以明瞭，蘇聯在農民自動結合為集體經營的基礎上所實現之農業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其成功之經驗對全人類皆具重要性，這種經驗在斯大林同志著作中概括化了。

在現代，當社會主義已被許多民族列入議事日程的時候，列甫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對全人類具有無上的意義。蘇聯的經驗將鼓勵全世界的進步力量，進行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奴役的解放鬥爭。這個經驗將會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的知識及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認識，武裝起全世界的人民來。

## 二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

列甫與斯大林所創造之社會主義經濟學，揭發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之諸經濟法則。這些法則，就其內容來講，就其表現形式與實現方法來講，都與以前各歷史時期的生產方法的經濟法則，根本不同。

第二國際的思想家們，依照資產階級的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加以曲解並庸俗化。在他們的理論中間，存在着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一致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將無經濟學的地位。持這種理論的人以為，經濟學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之下才有其研究對象，因為資本主義是受自發性的經濟法則的支配，而不經過人類的志願與意識。德國社會民主黨最著名的理論家，希爾費丁，以及在蘇聯經濟理論界曾轟動一時的孟塞維克，如盧賓等人，都發揮了這種觀點。盧森堡也同樣持有這種根本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她竟不能從這半孟塞

維克的錯誤觀點中解放。認定經濟學的最後一章，乃是無階級革命的，正是盧森堡。

這句話初看是很有力，甚至很革命的，而實際上却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其中所蘊含的觀念，是從一種完全錯誤的思想出發，即誤認僅只那些帶有自發性的法則，可以列入經濟法則之內。毫不奇怪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正是保持着這種觀點。他們把資本主義描繪成永久的制度，決不想他們的社會建築在 different 於資本主義的別種法則之上的。資產階級的附庸們宣傳經濟生活的永久的兩重性以及經濟現象的不合理性，他們講授這一切反科學的理論，其目的是在使資本主義的奴役制度永垂不朽。

對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不變的定理：社會存在一日，經濟法則即存在一日，不論何種社會形態，社會的發展總是依據着一定的經濟法則，而且也只有這樣，一定的經濟的必然性才能表現出來。否定這個初步的真理，只有走上最庸俗的自由意志說。在此種觀點之下，社會主義將會成爲一種隨意的與偶然的王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國家，其一切政策也因此而喪失了客觀的科學基礎。

實際上，蘇維埃國家與共產黨對我國（蘇聯）經濟生活的領導，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唯一科學理論爲基礎的。這個理論的力量已經在偉大的歷史性的戰鬥中，經過了考驗，

這個理論的力量就在於：它第一次揭發出客觀的法則，而社會正是依照着這個法則，生存着，並向前發展着。

某種社會的一定的客觀的必然性，是建築在各觀經濟法則的基礎之上的，但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之下，其實現的方式亦絕不相同，而其相致之結果，亦完全異致。

恩格斯說道：「人類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直到現在，他們還不能依照統一的，一般計劃的，共同意志，來創造歷史；甚至在一定的有限的現社會的小範圍之內，也做不到。他們的意志是錯綜複雜的，所以在所有這觀社會內，依然是必然性佔統治地位，偶然性則是必然性的表現形式與補充。這種要穿過偶然而表現的必然性，歸根結局還是經濟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內，客觀的必然性表現在經濟法則的形骸之上，它其有兩個重要的特性：第一，這種法則的活動是自發的，它離開自己的途徑是不經過人類的意志與自覺意識的。第二，這種法則表現並固結在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制削之上的。

在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體系之內，客觀的必然性完全以另外的形式活動，在這裏，人制削人的事情已被消滅，自發性的經濟法則的統治也被取消。在蘇聯的社會內，客觀的必然性是成爲自覺的必然性而活動着，它是穿過了人——共產主義的創造者——的思想與

自覺意識而活動着。

試舉例以說明之。在各種社會之內，社會的勞動力與生產工具，應該依照某種方式分配於各個經濟部門。生產的增加應該伴隨着消費的增加。在工業、農業與交通運輸業之間，在生產的各個部門之間，應該存在着一定的均衡。換句話說，爲使經濟能够行使機能，必須使某種社會所擁有之財富，作某種適當的分配，這是社會再生產之客觀的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內，這種客觀的必然性是在價值法則與剩餘價值法則的基礎上來實現，價值法則的活動則是經過競爭，市場價格的動盪，各個資本家的利潤的追逐，各個生產部門間之資本的移動等。關於這種法則，馬克思曾經講過這樣的話：這些法則即如帶有強制性的自然法則一樣，他們只能在那無量數的動盪不定與偶然性中，顯現出來。就如同房子倒塌，打傷人的頭，這時候，吸引力的法則表現出來了。

自然，以揭發這種類似自然法則的經濟法則爲目的科學——資本主義經濟學，——是要採用特殊的研究方法的。在這裏，馬克思學說的進一步認識是這樣的：在分析經濟形態時，既不能使用顯微鏡，又不能使用化學試驗劑，那裏只能用抽象的力來代替。

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之內，各部門間



的必要的平衡，可以用計劃經濟的方法來達到。國家經濟計劃部門預先研究了各種物品的適當生產量；經濟基金與勞動力在各部門間的分配，要以保證各部門間的正確的不平衡關係為原則。不使經濟失掉平衡，這是蘇聯經濟計劃的最重要任務。因此，客觀的必然性是通過人類的意志與自覺意識，而作為預定的目標來實現。

這種情況，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已經預見到。恩格斯說過：「只有經過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之後，人類才開始成為真實的與自覺的自然的指揮者，適如其成為自身的社會關係的主人一樣。社會的運動法則，直到現在，依然和那難理解的，統治在高頭的自然法則一樣，是與人類對立的，到那個時候（社會主義社會），將會完全為人類自覺的接受，從而，亦將服從於人類的統治。社會制度，直到現在，好像是超自然與超歷史賜給人類的什物，到那時候，將會成為人類自己的自由事業。統治歷史的客觀的與外在的力量，將退居於人類管制之下。只有在那個時候，人類才開始完全自覺的創造其自己的歷史，只有在那個時候，由人類所推動的社會因素，才具有多的而且逐漸增加的願望成分。這乃是人類由必然的王國，向自由的王國的臨進。」

自由乃是認識清楚的必然。建築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基礎之上的客觀的必然，已為社

會一般所理解，而且將會以社會自己所提出的一定目標的姿態而出現。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史的一連串實例中，可以探尋到：那些已為蘇聯全社會所理解，且已變成為蘇聯人民行動目標的客觀必然性，是如何的表現出來。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是這種客觀的必然性。斯大林同志在提出蘇聯工業化的必然性時，曾指出這是由國內外的一切環境條件所決定的。必須把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的地位，轉進到具有前進技術的工業國地位。不如此，社會主義即不能取得勝利，而且我們的國家將會變成為外國侵略者的殖民地。這個客觀的必然性，同時也為我們的黨所理解，所以，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礎。工業化因此乃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法則。農業經濟的集體化，在蘇聯經濟發展的次一階段，也成為同樣為蘇聯人民所認識的必然性的經濟法則。在現階段，在社會主義完成且逐漸由社會主義轉到共產主義的現階段，我國（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法則，乃是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的解決，這個任務的內容就是：我們要在經濟關係上，亦即工業生產量對人口的比例上，趕上並超過那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此十分顯然，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在本質上不能不與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方法

論相異致。因爲在這裏所講的，已不是類似自然法則的自發性的法則認識，而是已爲人們所理解，而且要經過人民大眾自覺的與有目的的創造行動的法則的研究，這些廣大人民大眾是由蘇維埃國家與布爾塞維克黨來組織與領導的。

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重要的新的範疇，是在勞動大眾的創造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勞動大眾的發動受到了布爾塞維克黨方面的有力的支持。舉出下面各種經濟現象發生的事實就可理解了：例如社會主義競賽，農業機械供應站，集體農場的勞備日等。

因此，對社會主義經濟學具有重大意義的，將是研究構成蘇維埃制度生命基礎的列寧——斯大林黨的政策，研究黨與蘇維埃國家的歷史文件，研究斯大林同志所發表的文告及其重要指示，這些材料將會用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與手段的知識，把蘇聯人民武裝起來。社會主義的敵人提出了一種有害的理論，即認蘇聯的經濟制度是依據着與資本主義相同的法則進行的。他們把資本主義的法則，描繪成永久不變的「鐵」則，并預言，破壞這些法則的任何企圖，將會招致經濟危機與破滅的結局。

這是從托洛茨基——布哈林營壘中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復古派的理論，這種含有毒藥的理論，已被我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黨，徹底擊破了。



社會主義社會在實現其當前的任務時，要估計到一切現存條件與可能性的綜合。但這決不是說，它只是適應現有的條件。曾經一度插進我們的計劃機器的資本主義復古派與社會主義敵人，却想推動黨與政府走這樣的道路。例如，他們曾大聲疾呼的說：如果蘇聯破壞了復興時期所形成的工業生產與農業經濟間的比例關係，我們的國家將會陷入危機。

這乃是企圖利用假科學的推斷，而為資本主義的復興事業服務。我們的黨決不限制自己的目標，永遠維持由帝俄繼承下來的工業與農業的對比關係。這種關係乃是工業不發展的，落後的，農業國的典型關係。而我們所提出的歷史發展的任務，即如斯大林同志所屢次解釋者，乃是創立强有力的社會主義工業與先進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因此，不需要保持已有的經濟的對比關係，相反的，而是要根據指定的目標來改變它。這樣的任務，只有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國家，才能完成出來，因為我們的黨是以最前進，最進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武器的。

這樣看來，由於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的結果，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則，根本改變了其性質，內容與活動的方式。這些法則不是以自發性的形式來實現，而是由蘇維埃國家

自覺的適應並使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這種實踐引來了一些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這些都是以前的生產方法所看不到的。在這方面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創造了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者，他們都表現出無比的勞動熱情與主動性。

列甫與斯大林會不只一次的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廣大勞動人民的特殊作用以及羣衆的創造力，主動性與勞動熱情的意義，這些都是蘇維埃社會與國家制度之無敵的力量之主要源泉。

當蘇維埃政權剛建立的第一個月，列甫即已經指出：「歷史的活動的範圍與規模，愈廣大，愈開展，在這個活動中所參加的人，將會愈多，反過來，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造愈深刻，則越發需要提起人們對這件事體的興趣與自覺心，必須要說服千百萬的新人。」

斯大林同志說道：

「工人與農民，沉默的，無怨言的，建設工廠與作坊，開掘礦山與鐵道，創立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創造一切生活的財富，供給全世界人民的衣食——這才是新生活  
中的真正的英雄與創造主。」

斯大林同志同時堅決的揭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自發性的理論，這種理論會成爲社會

主義敵人的庇護所。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與經濟形態，不同於自發性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地方，在乎它是受蘇維埃國家的培植，而蘇維埃國家則是根據全勞働大家，全社會的利益而行動，根本割斷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鎖鏈。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斯大林同志所揭發的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如蘇維埃國家的愛國主義，蘇維埃社會之道德與政治的統一，蘇維埃各民族間的友愛，——才能够成立，並獲得重大的意義。很顯然的，這種社會發展的動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不會存在過，而且以後也不會有。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報告中，曾經提出了關於保證這種偉大勝利——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基本力量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作了如下的答復：

「還首先該屬於千百萬工人與集體農民的熱情與主動性，積極性與犧牲精神，這些勞働力量同工程師技術力量相結合，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發揮出強大無比的能力。無疑義的，如果沒有這個條件，我們是不能達到目的，甚至不能前進一步的。」

第二該歸功於黨與政府的堅強領導，黨與政府引導羣衆前進，並克服了中蘇的

切障礙。



最後該是蘇維埃制度的特別素質與優越性，蘇維埃制度本身蘊藏着克服一切困難所必要的廣大的可能性。」

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民大眾，其自覺的創造性是受到了布爾塞維克黨的感覺與組織。由此可以知道，在偉大的歷史改造中，在由資本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變革中，列甫與斯大林黨實發生特異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的報告中，曾經這樣說過：

「列甫的黨，布爾塞維克黨，是蘇聯人民的領導與指揮的力量，無論在和平建設年代，或戰爭時期，都是如此。世界上沒有一個黨，像我們布爾塞維克黨這樣，在羣衆中間具有這樣大的權威。這也是很自然的。我國的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取得了自由，並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黨是以反法西斯強盜的全人民鬥爭的感召者與組織者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黨的組織工作，把蘇聯人民的全部力量結合爲一體，並引向共同目標，使我們的全部力量與財產都使用於殲滅敵人的事業之上。在戰爭期間，黨是與人民越發親近，同廣大勞動羣衆越發密切的結合在一起了。」

### 三 蘇維埃國家之經濟的角色

列甯與斯大林曾經科學的分析過：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自覺的領導機關的蘇維埃國家的角色問題。

列甯與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轉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關於國家的學說，他們指出：蘇維埃國家是新型的國家，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與其他任何國家具有原則性的差異的。

恩格斯於提起資產階級的國家時，曾經這樣的說過：國家政權對經濟生活過程的影響，可以有三種情形：「它（國家）的行動也許是與經濟發展走同一方向的，這樣，經濟事業將會進展得更迅速；它的行動也許是反對經濟發展的，現在各大國中如有這樣的政府，經過一定時期，一定會崩潰；它也許在引導經濟向一定方向發展中，遭遇障礙，因此

而導向別的方向前進。第三種場合最後還是歸結於前兩種場合。」

在存在着人剝削人的社會之內，依照恩格斯的名論，「國家乃是統治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的集中形式的表現。」

在這種性質上，國家乃是鎮壓勞動大眾與被剝削者的機關，統治階級的統治機關。所以，在一切有剝削階級存在的社會內，總是存在着這種矛盾：國家政權在形式上要求代表社會全體的利益，而實際上，它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作了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在經濟方面，這種矛盾的表现是：在國家的上層份子中，實際的經濟大權是落在剝削者階級的上層份子手中。恩格斯在這方面曾經講過這樣的話：「至少在新的歷史中，國家、政治組織將最處於附屬的地位，而人民團體，經濟關係，將是決定的因素。」

斯大林同志在同維爾遜的談話中，曾經說道：「不要忘记資本主義世界內國家的作用。它是國防組織與治安組織的主持機關，是徵稅的機關。經濟事業，嚴格的來說，是與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很少有關係的，經濟權不在它手裏。相反的，國家是掌握在資本主義企業家手裏。」

這種矛盾，在目前表現得特別尖銳。在美國，在英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內，對於

國家干與經濟生活，施行經濟統制的形式與方法等問題，正發生着鬥爭。

社會主義革命解決了這個矛盾。蘇維埃國家從其降生那天起，就是新型的，以前未曾出現過的。

蘇維埃國家是以偉大的組織者與改造者的力量出現，是以領導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出現。國家扮演這樣的角色，必然是由以下三種情況產生的：

首先，由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國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能代表社會絕大多數人民利益（在消滅剝削階級之後，將代表全社會的整個利益）的組織，而過去各種形式的國家，則只是作為少數剝削者壓迫多數人的機關。其次，在取消生產工具私有制，實行公有制與社會主義財產制之後，國家已成為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從而也是經濟生活的全權管理者，由此而必然產生國家對全部經濟發展過程的決定性的作用。最後，在社會認識了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自覺的創造，代替了自發的經濟法則，其結果，國家將以社會意志與意識的化身的姿態而出現。

在蘇聯，工人階級利用自己國家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勢力，在這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之下，建立了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在這個具體的形態上，特別明顯的表示

出：作為經濟發展基本指導力量的蘇維埃國家的重要性與領導作用。蘇維埃國家已經完成了巨大的改造工程，由於此改造工程之完成，我們的國家已經實現了革命的跳躍，——由落後的經濟向高水準的經濟的躍進，並且已變成為勢力強大的社會主義大國。

蘇維埃國家之所以能夠順利的完成這些莊嚴偉大的改造任務，是因為蘇維埃國家掘發了千百萬勞動大衆的無限的創造能力與勞働精神，是因為蘇維埃國家遵守了馬克斯列寧主義正確理論的領導，是因為蘇維埃國家得到了天才的斯大林的科學的武裝。

蘇維埃國家的改造事業，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在蘇聯的全經濟中，引向勝利。恩格斯也會預言式的指出過：生產工具變為社會公有之後，其第一件活動就是：國家將以全社會的實際代表者的資格而出現。在蘇聯，社會公有制的起點，是沒收資本家與地主財產，這是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中，完成出來的。

兩種形態的生產工具公有制——即國有制（全人民的財產）與集體合作制，——是蘇維埃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在這裏，在國民經濟中具有決定意義，具有強大勢力與領導作用的，是國有財產，國有財產是全人民的財產，是全人民在社會主義國家面前的財產。在蘇維埃國家手中，集中了一切重要的生產工具：土地與森林，工廠與



作坊，礦山與礦坑，一切形式的交通與運輸工具，城市的住宅與工業的村莊，國有農場與農業機械供應站。

這樣看來，蘇維埃國家把國家的全部經濟都掌握在自己手裏。它要執行包括全社會生活的廣大的經濟組織者的工作。現在只把蘇維埃國家經濟活動的主要項目，列舉出來就够了。國家要依照國民經濟計劃，決定各種企業的生產品類、期限、費用以及方法與手段。國家要分配資本建設的資金，決定何種部門，應以何種速度，並在何種範圍之內，發展其生產。國家每年要建立各部門的新企業，建立新城市，開闢運河與道路，繁榮廣大邊陲地區的經濟。國家設置必要的經濟行政機構，以管理全部國民經濟與各個企業，指派全權代表，以領導各部門經濟與各個企業。國家決定工資政策，調節並組織國內的商品流通，直接管理廣大的商業網與儲備網，確定商品的價格。國家推行金融的與信用的政策；國家決定積蓄與直接消費兩方面的分量，實施各部門間國民收入的再分配。

總之，蘇維埃國家是蘇聯經濟生活的根本領導力量，在蘇聯的全部經濟活動中，沒有一個部門是不受蘇維埃國家領導的。

在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期間，關於蘇維埃國家的角色的問題，乃是社會主義

經濟學最根本的問題之一。斯大林同志，綜合了歷史發展的實際經驗之後，確定了蘇維埃國家在其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的作用，指出了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之原則性的區別。

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黨大會上，曾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作了詳盡的分析。他指出，蘇維埃國家從誕生到今日，已經經歷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十月革命起，到剷削階級完全肅清止。在這個階段，蘇維埃政府的基本任務，是在鎮壓已被推倒各階級的反抗，組織國防以抵抗國外敵人，恢復國民經濟，準備肅清資本主義份子的條件。適應這些任務，蘇維埃國家在這一時期執行了兩件重要工作：第一，鎮壓了國內的反動階級，第二，保衛了國家，抵抗住了國外的攻擊。除這以外，蘇維埃國家還有第三個職能，是表現在經濟組織與文化訓練工作方面，在這方面的目標是：培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幼芽，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訓練勞動者。但這一件工作，在第一個階段，即如斯大林同志所說，並未達到重大的發展。

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從城市與鄉村資本主義份子被肅清之後開始。在這個階段，擺在社會主義國家面前的基本任務，是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肅清資本主義的殘

餘，完成文化革命，鞏固軍事力量以抵抗一切可能的外國敵人。適應着這些基本任務，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也將有變更。蘇維埃國家鐵腕剝削者階級反抗的職能是取消了，代替它的新職能是保衛社會主義的財產。保衛國家抵抗外國侵略的工作，當然是完全繼續着。除此以外，蘇維埃國家關於經濟組織與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在這一階段是獲得了完全的與全面的發展。

斯大林說道：「現在我們國家在國內方面的基本任務，是和平的經濟組織與文化教育工作。至關於我們的軍隊，偵察與刑罰機關，他們的刀鋒已不是對着國內，而是轉向國外，反對我們國外的敵人。」

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生活中之偉大的創造的作用，已經在斯大林憲法中，現出了顯明的化身。蘇聯憲法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之間，存在着深刻的、原則性的差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在於：蘇聯憲法是以簡潔明快，甚至「列舉的形式」（斯大林語），決定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原則；兩種形態的社會主義生產手段與生產工具的所有制，國家經濟計劃方案，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勞働權，休息權，教育權等等。

在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中，僅只指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前提——生產工具的私有

腳。自然，資產階級國家的統治階層，決不願意在他們的憲法內，公開的記載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這些原則，如剝奪絕大多數人民的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資本的勞働剝削，失業的必然性，經濟危機，農民大眾的破產等等。

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威力與民衆性，真實的保證予蘇聯公民以民主權利，其中并包括了生存權，如勞働權，教育權，對衰老及工作能力喪失者的保證等。斯大林同志在報告蘇聯憲法草案時，曾經指出，這個草案的特色是在於：「它不限於形式上的人民權利的規定，而是把重心轉移到如何保障這些權利以及實現這些權利的方法等問題。」蘇聯的憲法不同於資產階級的憲法，「它不是簡單的宣佈人民權利的平等，而且要用法律所確定的取消剝削制度的事實來保證它，用法律所確定的每個公民要從一切剝削中解放的事實，來保證它」；「不簡單宣佈勞働權，而且用法律所確定的蘇聯無經濟危機的事實，消滅失業工人的事實，來保證它」；「不簡單的宣佈民主的自由，而且在立法程序上，用某種物質的手段來保證它。」

#### 四 社會主義生產方法準備的基本問題

列寧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解決兩種問題，一種問題是屬於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準備的偉大歷史過程；另一種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的問題。

列寧與斯大林曾經縝密的研究過並科學的創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法則以及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與途徑。

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石，就是關於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由列寧發明，而由斯大林完成，斯大林同志並進一步的引伸，確定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有建設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性。

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帝國主義時代，列寧會主張，必須放棄社會主義在所有的或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勝利的陳腐觀點，新的論斷是：社會主義同時在所有資本主義國

家勝利是不可能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單獨勝利，則是可能的。

這個理論曾經不斷的遭受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派與托洛茨基布哈林資本主義復古派的逆理論的攻擊。他們墨守社會主義在單個國家不能勝利的陳腐公式，由此而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革命一般的是不可能的。列甫的論斷為各國工人階級展開了革命的遠景，鼓勵無產階級從事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鬥爭。

列甫關於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的學說，是以新的方式處理了一切關於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方法與條件的問題。遠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前，列甫已預見到：無產階級於掌握政權之後，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之下，也具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能力。在一九一五年，列甫得出一個國家勝利的可能性的結論後，還繼續說道：

「這個國家的勝利的無產階級，沒收了資本家的財產，並組織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生階之後，將進而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並將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引向自己方面來。」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的黨六大大會上，曾經作過預言：

「俄羅斯成為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的。必須放棄那種

腐的觀念，即認只有歐洲能夠爲我們指示途徑。存在着兩種馬克思主義，軟條的馬克思主義，與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是站在後一種的。」

列寧斯大林關於首先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並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學說，乃是生動的，創造的，能夠適應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展的，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典範。我們可以不論張的說：二十世紀在社會科學方面這種偉大的發明，從其理論與實際意義來說，實與十九世紀的偉大發明——馬克思與恩格斯所發明的唯物史觀與剩餘價值學說——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凡是讀過斯大林同志關於這個科學發明的經過的敘述的人，沒有不深受感動的：

「回憶一九一七年。列寧根據對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對國際形勢的科學分析，當時得出結論：現狀的唯一的出路，乃是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勝利。在當時的許多科學人物看來，這真是超乎想象的結論。蒲列哈諾夫，一位最出色的科學人物，以輕蔑的口吻談論列寧，他說列寧是在「說夢話」。另外一些相當著名的科學人物，說列寧「失去了理智」，說列寧這樣下去，不知將置身於何地。當時一切科學人物反對列寧，把他當做破壞科學的人看待。但列寧毫無顧忌的反抗潮流，反抗消沉，列寧

勝利」。

這才是科學的英雄的榜樣，勇敢的進行鬥爭，反對陳腐的科學，並為新的科學開闢道路。」

蘇維埃國家的罪惡敵人，——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的帝國主義走狗，——用自己的毒箭，反對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學說，這乃是不足為奇的事。斯大林同志從一切敵人的攻擊中，堅守住這個學說，終於揭穿了並撲滅了列寧主義的敵人，蘇聯人民的敵人。

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勝利的可能性的理論，是用新的方式處理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問題。這個理論曾經領導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革命行動——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這個理論，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的改造工作中，是一顆引路的明星。這個理論在蘇聯的實際成就，用新的方式處理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對這些問題的抽象的與一般性的研究，而是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的具體環境中，對這些問題作理論的啟發。

在革命的現階段，列寧斯大林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性的理論，已經成為全世界



人民的燈塔，為許多民族照耀出走向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這些民族有的已經踏上這個途徑，有的將要踏上這個途徑。第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已經走上準備社會主義條件的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而列寧斯大林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性的理論，正可以作為認識這些國家的特性的鎖鑰。

馬克思與恩格斯也曾預見到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過渡時期的必然性，這個時期要佔一個整個的歷史階段。

馬克思說道：「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社會之間，存在着一個由前者轉變到後者的革命的轉變階段。與這相適應的，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一個時期的國家，除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外，不能有別的形式。」

馬克思曾經向工人說過：「你們應該經歷十五、二十乃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鬥爭，這不僅是爲了改變現有的關係，並且是爲了改造自身，使自已把握政治統治的能力。」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無政府主義者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夢想，與機會主義者關於由資本主義「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的說教，——對這兩者都予以嚴厲的指責。

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完全放在腦後。他們更進一步否認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兩者間之根本差異，認定社會主義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內達到成熟，如同資本主義在封建制度以內達到成熟一樣。

由此，他們之中就有一部份人，作出了叛逆性的結論，即所謂由資本主義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與所謂由托辣斯與銀行家自己所實現的逐漸「社會化」。例如，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之後，公然聲稱馬克思講無產階級專政是錯誤的。考茨基說：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實際上會有一過渡時期存在，但這個時期的國家，不能是別種形式的，只能是聯合政府（所謂聯合政府實為有社會民主黨參加的資產階級政府）。

另外一部份人則談談革命，依照他們的說法，僅只掉換幾個大銀行的上層份子，就算完成了革命，達到現成的社會主義了。

列寧，斯大林與布爾塞維克黨，不惟完全恢復了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而且在階級鬥爭變化的條件下，更進一步發展了這些理論。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大經驗的綜合，使列寧與斯大林能夠創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關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嚴密的與完整的學說。

斯大林說道：「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不能視為如同許多革命的法令與公告般的短暫時期，而應該視為整個的歷史級段，在這個階段，充滿了國內戰爭與國際衝突，艱苦的組織工作與經濟建設，進攻與退却，勝利與失敗。這個歷史階段是必要的，不僅是為了創造社會主義全面勝利的經濟的與文化的先決條件，而且為了使無產階級獲得機會：第一，教育並鍛鍊自己，使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第二，重新訓練並改造小資產階級，以健全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

列寧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發明了由勞動者代替資本案統治的真實途徑，發明了取消階級剝削並肅清剝削階級的途徑。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這些目標的達到，是用嚴厲與不妥協的階級鬥爭的方法，反對剝削者階級及其後裔。這種鬥爭不是尋常的鬥爭，而是死活的鬥爭，即如列寧所形容的，這是「誰戰勝誰」的鬥爭。

列寧說道：「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反對舊社會力量與傳統的艱苦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暴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

列寧所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就是進行這種階級鬥爭的武器之一，在這個政策之下，社會主義預備進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且要在這個鬥爭中，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列寧關

於新經濟政策的學說，乃是無階級專政走向階級剝削的完全消滅，走向社會主義建設之唯一正確政策。這個學說會被斯大林同志全面的研究。他會用以下的話語，為新經濟政策作出典型的定義：

「新經濟政策乃是無階級國家的特殊政策，這個政策是在經濟命脈由國家掌握的條件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在這個政策之下，預料會發生資本主義因素與社會主義因素兩者間的鬥爭，會使社會主義因素的作用增長發展，而資本主義因素則日漸窮餒，會使社會主義因素戰勝資本主義因素，會使階級消滅，會使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立起來。」

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經濟技術條件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低的落後國家內，取得勝利。因此，為了達到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勝利，必須先消滅國家的經濟技術的落後性。而消滅落後性的任務，除去實行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外，別無其他方法可以達到。顯然的，在俄國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中，沒有一個階級能夠消滅俄國的落後性。這樣，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規定要把這兩個任務——消滅國家的落後性與社會主義建設——合併在一起來執行。

還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寧即已經指出：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技術關係上，趕上並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對於我國乃是一個生死問題；或者是滅亡，或者是全速率的走向社會主義，——在俄國面前沒有其他的路可選擇。在蘇維埃政權勝利之後，列寧立即指出：爲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必須拋棄經濟落後的鎖鏈，創立成爲社會主義基礎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

斯大林同志，依照列寧的指示，並綜合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科學的研究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並在各個階段中，指導着把這種理論實現出來。

斯大林同志把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的特性，加以全面研究之後，發見在工業化的條件、方向、速度、來源與結果各方面，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完全異致。

斯大林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質，並不在於單純發展工業，而是在發展重工業，尤其是工業的基礎——機器工業。他揭穿敵人宣傳所謂輕工業的工業化的陰謀之後，同時指明，只有重工業與機器工業的強大發展，才能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才能保證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獨立、免除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

斯大林同志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資金的來源問題，亦有詳盡的研究。資本主義的工

業化是要靠殖民地掠奪，軍事徵斂，驅派公債與無情的勞働剝削來實現；而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則是依靠生產工具的公有，依靠由工人與農民所創造的價值的儲蓄與積累。斯大林同志發現了新的積累的源泉，社會主義革命，沒收地主與資本家的財產，取消對土地，工業企業，銀行等的私有制度，使之成爲社會國家公有的財產——新的積累的源泉，就是由這樣的結果形成起來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與不斷改善勞働大衆的物質地位，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繫。

斯大林同志科學的確定蘇聯有真速度工業化的必要。這種必要是由國內外一切條件來決定的，社會主義要通過這些條件。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經濟技術的落後性，對蘇聯是致命的威脅。「我們比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落後五十至一百年，我們要用十年的工夫，跑完這段路程。或者我們能够這樣做到，否則我們就要被壓潰。」——斯大林同志強力的指出。國內的形勢也迫切的要求急速率的工業化。在小農民生產佔優勢的農業經濟之下，資本主義在我國的經濟基礎，甚至比社會主義的還要牢固些。蘇維埃政權不能永遠建築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之上，——一個是最強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一個是最落後的小商品生產的農業經濟。現狀的唯一出路，就是迅速完成蘇聯的工業化，同時這也是對農業

經濟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先決條件。

斯大林同志，根據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總路線，科學的確定出經濟建設的具體任務。這些任務就是：爭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生產成本的減低，掌握技術，爭取勞動紀律，訓練幹部，實行簡化政策等。

在一九一三年，就工業生產量來說，我國佔世界的第五位，佔歐洲的第四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結果，在歐洲我國已穩佔第一位，佔世界的第二位。

社會主義工業化，把我國從一個落後的，低級的農業——工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強國，根本改變了工業與農業的關係。工業生產量與農業生產量的比例，在一九一三年為四二·一對五七·九，在一九三七年則為七七·四對二二·六。在工業生產品的總數中，生產工具的生產所佔分量，在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四二·九，在一九三六年為百分之六〇·八。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了農業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的技術基礎，這是列寧認為最困難的，同時也是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最重要的任務。

列寧指出：「逐漸吸引並引導基本的農民大眾，走上社會主義的路線，其具體的途徑

就是經過合作社，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裏，乃是改造小農民經濟並以社會主義精神訓練農民大眾的最重要的工具。」

斯大林同志，依照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並歸納羣衆偉大的創造的實際經驗，科學的創立了農業經濟集體化的理論，並親自指導着把它實現了出來。

斯大林同志，研究了使農民大眾參加社會主義的方法，揭示出集體化的條件與前提。他確定集體農場乃是社會主義鄉村改造的組織形態。他指明：鄉村經濟組合乃是社會主義各階段中，集體農業的建設的基本的、重要的環節，這種組合乃是最正確的，最接近農民且易爲農民明瞭的形態，這種組合並能够使集體農民的個人利益與其社會一般的利益相結合。斯大林同志確定，必須爭取集體農業的組織的與經濟的鞏固，以爲走上集體農業繁榮的基本道路，更進而揭發集體經濟組合形態的發展的遠景。

斯大林同志揭示出：農業機器供應站乃是蘇維埃國家，在鄉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上的有力的支點，用它來輔助農民，並根據社會主義的利益來領導農民。

斯大林同志科學的確定：由限制與排擠富農的政策，過渡到新的黨的政策，——肅清這個對集體化怠工的富農階級。這一個任務的實現，也就完成了肅清國內剝削者階級的工作。



作。

農業的集體化，肅清了資本主義的滋養所。它使農民分化的過程停止，並封閉了富農經濟復活的道路。

「這是一個最深刻的革命轉變，這是從舊性質的社會形態，向新性質的狀態的躍進，就其結果來說，實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

這個革命的特質是在於：它是在政府的主動之下，從上面來實行，得到下層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直接幫助，這些農民起來反對富農階級，進行爭取集體農業生活的鬥爭。

它，這個革命，一下子就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三個根本問題。

一、它肅清了在我國數量最多的剝削者階級，富農階級，資本主義復興的堡壘。  
二、它把我國數量最多的勞働階級——農民階級，從產生資本主義的個人經濟，轉向社會的、集體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

三、它在這最落後的經濟地區——鄉村經濟，爲蘇維埃政權，樹立了最廣泛的、最迫切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基礎。

它既然把國內資本主義復興的最後源泉，予以毀滅，同時也就創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所必要的新的條件。

斯大林同志揭示，集體化經濟，對農業，對工業，對一般國民經濟的經濟效果。他指明，經濟集體化的結果，如何消滅鄉村中的貧窮的原因，如何為一切集體農民開闢一走上富裕與文化生活的道路，用新的方式，提出了許多國民經濟問題。例如，關於農村經濟生產物的出賣問題，關於工業上勞動力補充的來源與方法問題，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問題等。

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具有高度的商品性（出賣）。例如，戰前俄國（革命前）穀類生產的出賣，佔全部生產的百分之二六，而蘇聯集體經濟的穀類生產，其出賣數量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換句話說，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要銷售比沙皇俄國的農業兩倍多的穀物，較之集體制度勝利前，幾乎比小的個人經濟的銷售量高出四倍。由於蘇聯集體農業與國營農業之高度的商品性，在一九三八年，穀物的出賣是比戰前多十萬萬蒲特。正因為集體農業與國營農業具有這種特性，我國的穀物供應問題，才得到迅速與容易的解決，在我們的廣大國家內，有充分的商品性穀物供給。

斯大林同志指出，農業集體化在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方面的重大意義。集體制度同聯利，使農業經濟變成與工業同一類型的經濟，而農業經濟的勞働亦逐漸具有工業勞働的多樣性。

斯大林同志在黨十七次大會上曾經說過：「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消滅了，城市，在農民眼裏，不再是剝削他們的中心了。城市與鄉村間的經濟的與文化的交流綫，越發強固起來了。現在鄉村從城市與工業方面所得到的幫助是：曳引機，農業機械，汽車，工人與工具等。不錯，現在鄉村也有自身的工業，如農業機械供應站，修理廠，集體農業的各種工業，小型工廠等。城市與鄉村間的文化鴻溝，已經填平了。」

農業經濟集體化的完成，其結果使兩千五百萬個體的農業經濟（其中大都是小的經營者），變成爲二十五萬個集體農場。蘇聯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先進的、機械化的農業經濟的國家。在一九四〇年，在蘇聯的田野裏，有五十二萬三千架曳引機與十八萬二千架複合機工作着。在第三次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蘇聯的曳引機，比所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曳引機的總數，還要多。在一九四一年初，在蘇聯有七〇二〇個農業機械供應站。他們爲集體農場執行全部耕犁工作的百分之八二，播種工作的百分之五二，收穫工作的百分之三

四。農業經濟的機械化，使勞働的生產力大為提高。一畝旱地的耕作，需要農民兩天至三天的沉重勞働，曳引機則每天可耕作十至十五畝土地。在一九四〇年，出產一泰涅爾（Centner）（當十分之一噸）的穀物所需要的肉體勞働，較一九三三年減少兩倍。

鄉村中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關係，保證了農業經濟的空前高速度的高漲。穀物的生產由一九一三年的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達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蒲特，生棉的生產由四四、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達到一五七、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麻線的生產由一九、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達到三一、〇〇〇、〇〇〇蒲特，甜菜根的生產由六五四、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達到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蒲特，橄欖的產量由二二九、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達到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蒲特。

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我國在過渡期間的兩個基本矛盾，也得到完滿的解決。

第一個矛盾就是：我們一方面有最前進的政治制度——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却是落後的工業技術水準，作為社會主義與蘇維埃政權的基礎。這個矛盾，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結果，得到圓滿的解決。

第二個矛盾就是：一方面我們有最龐大的聯合的社會主義工業，另一方面却是落後的、小商品生產的農民經濟。這個矛盾，由於蘇聯農業經濟集體化的結果，也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 五 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基本問題

斯大林同志曾經把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同資本主義的作過比較，指出這兩者間的根本差異及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之絕對的優越性，斯大林同志這種科學的分析，乃是對馬克思列寧關於社會學說的科學的廣泛的補充。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優越性，說明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乃是有史以來一切經濟制度中的最進步的制度。

馬克思曾經指出：社會經濟形態的區分是由生產方法決定，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的結合構成生產方法。直接生產者對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的此種或別種關係，產生某種或別種社會經濟形態的差異。社會主義以前的所有三種生產方法——奴隸所有者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都是建築在人剝削人的基礎之上，因此而自然發生階級的對立，其主要的特徵就是：生產工具是掌握在剝削者階級手裏。

斯大林同志在其古典的著作——「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曾經指出：如果說生產力的狀況答覆了一個問題：人們是用什麼樣的生產工具生產其生活的必需品，那末，生產關係的狀況答覆了另一個問題，即生產工具（土地，森林，水源，礦藏，物質原料，生產器具，生產建築物，交通與運輸工具等）是掌握在什麼人手裏，是屬於全社會公有，還是屬於利用這些東西來剝削其他人，其他階級的某些個人與某些階級手裏？

由此看來，在階級社會裏，生產關係主要的是階級關係，而其法律的表現就是財產關係，亦即各個階級對生產工具的關係。

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結合的一種新的方式。它的產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社會革命的發生，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者發生衝突的結果。社會主義革命，從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生產工具的私有制，——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解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社會公有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代替了生產工具私有的地位。統治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計劃經濟的實行，而被消滅。為剝削者服務的奴役勞動，被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所代替。國民收入的急劇增加，其分配主要的是依照勞動者的利益。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各種基本特徵，彼此之間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勞働階級的政治統治，是以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的公有與社會主義財產制爲其經濟基礎，而此種統治則是與消滅剝削制度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因此而有施行計劃經濟的必然性，所謂計劃經濟就是把全社會的人類勞働行爲，加以自覺的與統制的結合。

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基本原則就是：社會共有的社會主義財產制，計劃經濟，「不勞働者不得食」與「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這些原則在斯大林憲法中，作爲蘇聯的基本法而確定出來。

列寧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是屬於表現人與人之間的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新的經濟範疇。斯大林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曾經作過這樣的敘述：

「在這裏，人類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是表現着友愛合作與取消勞働剝削的社會主義互助等特徵。」

斯大林同志曾經作了詳細週密的科學論斷，認爲在生產工具公有的條件之下，有實行計劃經濟之可能與必要。他指明在資本主義之下計劃經濟之不能實現，同時說明社會主義實施計劃經濟之客觀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是由社會主義經濟的特質來決定，社會主義



經濟的特質就在於：它建築在社會共有的財產制之上，並取消了資本主義市場的自發性的法則的活動。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在本質上，既不是在自發性的秩序上存在與發展，因此，計劃經濟乃成爲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經濟法則。

斯大林同志決定蘇聯實施計劃經濟的任務。這些任務就在於：一、保證蘇聯經濟的獨立性，脫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統治，肅清資本主義因素可能產生的一切根源；三、在全部國民經濟中，不許有不平衡現象的發生。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列甫即已強調指出：必須有嚴密的計算與管制，尤其對於勞動力與每個社會主義生產人員的消費量的計算與管制，必須保留貨幣，作爲這種計算的工具，直至最高級的共產社會爲止。

斯大林同志，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指出：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對於資產階級這些經濟工具——如貨幣，商業，信用等，——不僅不予以取消，反而加以利用。他揭發關於在社會主義時代取消貨幣與商業的左傾理論的謬誤，科學的確定發展蘇維埃商業，鞏固我國貨幣制度與發展信用機構之必要；——總之，有更圓滿的使用價值法則以及與之相關的組織生產與分配的經濟槓杆的機能之必要。

斯大林同志，指出這些範疇之社會作用與意義、形式與內容如何變化之後，更進而揭發這些範疇的發展的辯證性。蘇維埃政府使用這些工具，作為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武器，已經達到成功。在將來，在社會主義生產方法全經濟部門取得勝利後的將來，這些工具將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計劃組織的經濟槓杆。同時，價值範疇也取得了新的社會性質，而與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的價值範疇，完全異致。

斯大林同志關於在社會主義的全時期，價值法則在新的形式下的保留的指示，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最重要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的概述，實具有重大的原則性的意義。它以新的方式解釋了這些問題，它是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範疇——如價格，貨幣，工資，社會主義企業利潤，差別租金等，——的一切特性的鎖鑰。

「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指導原則，這個原則也是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價值法則的作用與意義的出發點。斯大林同志依照列寧的指示，歸納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同時指出：這個原則不僅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而且是社會主義社會共同生活的指導原則。

這表示，勞働乃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尺度。在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各種勞

備之間存在着質的差異，所以，社會主義生產所必要的勞働力的計算，只有經過計算與比較作為商品的勞働生產物的方法才能達到，這種商品的比較與計算，是因商品本身具有價值。由此可知，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價值法則將繼續活動，不過，它是在新的形式之下活動。

在社會主義社會內，價值法則活動的基本特質，可以歸結為以下四種：

第一，價值法則，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內，乃是自發性的市場法則，在社會主義社會內，則是由社會主義國家自覺的使用於計劃經濟過程，而作為自覺性的法則，活動着。

第二，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下，價值法則的活動已經免除了那種破壞性的結果，而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之內，這種破壞性的結果則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資本社會內，這種破壞性的結果，有以下種種：經濟危機，失業，生產力的毀滅，殘酷的競爭與生死的鬥爭，以及隨伴而來的大量的不生產的消耗與物質價值的損失等。

第三，在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私有制的社會之內，價值法則必然會引起資本主義關係的形成與發展，必然會引起小生產者的破滅。更有甚者，即在資本主義生產者的階層內，價值法則的活動，會引起大生產者對小生產者的鬥爭，並將使大生產者壓倒小生產者而取

得勝利。在社會主義社會內，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的私有制既然被廢止，這樣的結果，自然不會發生了。

第四，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價值法則是經過平均利潤率的法則而活動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內，平均利潤率的法則，連同資本主義利潤範疇，一齊被廢除了。

斯大林同志確定有實施獨立會計的必要，獨立會計乃是以計劃經濟與自覺使用價值等範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營的特別方法。社會主義的經營原則，根本與資本主義的經營方法與原則相異致，這是斯大林同志所深思熟慮過的。單獨責任制，幹部的作用，經營與政策的相互關係——這些問題在斯大林的著作中，都得到了解決。

列寧主義教導我們，經濟問題只是為了研究方便，才能與政治問題分開。在實際上，在生活中，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他們是共存而且共同活動的。所以，「誰要想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把經濟與政治分開，特別着重經濟的價值，而抹殺政治工作，或者反過來，特別着重政治工作的價值，而抹殺經濟工作，——這種人一定會墮入牛角尖裏。」

斯大林同志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對於社會主義的指導原理——「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作了更進一步的理論的與實際的研究。這個原理的責任是保證勞動

者得到其勞動結果所必需之物質利益，這個原則，在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平等化的思想的堅決鬥爭中，在反對因資本主義殘餘所產生之偏見的堅決鬥爭中，已經得到確切的證明。斯大林同志科學的研究了按照勞動的數量與質以實現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方法與途徑。這個原則保證在社會主義內勞動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正確結合，在工資支付的具體形態中，——如工資，集體農場的勞動日，增減工資制等，——已經實現出來。

列寧與斯大林指出：社會主義創造了新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的勞動組織形態。列寧指出，由強制勞動改爲自己負責的勞動，這種偉大的改變，如果沒有磨擦，困難與衝突，是不容易實現的。蘇維埃國家使用說服與強制兩種手段，用嚴厲的手段，處罰那勞動紀律的破壞者，用實例的力量，訓練羣衆以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關係。

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基本問題，斯大林同志都考慮過。他詳細的描繪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內，社會勞動過程的新性質以及在其過程中所形成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他確定勞動的重要地位，如同社會事業一般，他歸納了各方面的豐富經驗：如創立新勞動關係，引導人民走向勞動的新形式與方法、提高勞動情緒、樹立并鞏固社會主義勞動紀律、抑制紀律的破壞者、獎勵善良的工作者等。

社會主義的勞働組織創立了生產力迅速發展的一切條件與前提。列寧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教導我們：勞働的生產力乃是最後使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每一個較高級的生產方法，最後是以較高級的勞働生產力，戰勝衰老的舊制度。社會主義社會所具有之勞働生產力，較資本主義者為高。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由於社會生產力的解放，首先是勞働人民，——基本的，主要的生產力的解放，勞働的效能達到極高度。勞働大眾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的發揚，先進技術的武裝，大膽的改造，社會主義競賽，典範的偉大力量——這些都是勞働生產力直線發展的條件，這也是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經濟法則之一。

斯大林同志指出：勞働權乃是我國社會主義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這一個成就已經在斯大林憲法中，得到法律的確定；因新的蘇維埃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勝利，勞働的統治代替了資本的統治，這個成就乃得到保證。馬克思與列寧，對那些認為在資本主義統治下能夠實現勞働法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曾加以嚴厲的批評。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勞働法是不能實現的，因為，如無固定的失業者的後備軍，如無定期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如無鄉村的貧困與破產，資本制度是不能存在的。爲了

實現勞動法，必須首先打倒資產階級，從他們手裏奪去一切生產工具，使之變為人民的財產，並組織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以代替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

勞動法與同工同酬法乃是蘇聯的民主的最大的成就。在剝削者的社會內，勞動法一種奴役性的負擔，在我國勞動變成爲英勇的、果敢的與神聖的事業。

在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列寧與斯大林最重要的科學發明之一，就是關於社會主義競賽的理論與實踐，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則，也是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競賽乃是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創造性的動機，所發揮出來的實際的革命的自我批評的表現。社會主義競賽，其本身就是新反對舊的鬥爭場所，在這個鬥爭中，新的要戰勝舊的，同時要確立進步的勞動方法，先進的標準，不僅要向前推動工業與農業的生產，而且要向前推動與生產有連帶關係的科學活動，鼓勵科學工作人員，不屈不撓的前進，放棄那腐朽的教條與陳腐的觀點，代之以新的前進的理論。

斯大林同志揭發出：社會主義競賽的高級形態——斯塔哈諾夫運動，其發生與發展的條件，其實際的意義與偉大的作用，在創造最高級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中，實具有第一等的意義。

成爲共產主義建設方法的社會主義競賽，其偉大的生動力，在實際中已經得到證明。社會主義競賽激發起廣大勞動羣衆的熱情與主動性，在保證蘇聯空前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中，實在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蘇聯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它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及其進一步的發展與繁榮的重要條件之一。

斯大林同志，擊破敵人關於蘇聯經濟各部門「平衡性」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自發性」的理論，關於小農民經濟的「堅強性」的理論，他擊破敵人這些理論之後，充分研究了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問題。他揭發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法則，這些法則決定着人民生活之物質條件與文化水準的直線上昇。社會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完全適應，不僅解除了這些資本主義的災難，如經濟危機，失業，而且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在不斷提高人民購買力的形式之下，不斷的推動生產的擴大。因此之故，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免除了那些困難與矛盾。這些困難與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與生產物的實現（出賣）問題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繫。

斯大林同志鄭重的提出熱練勞動力的再生產分配的任務，認爲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最重要任務之一。



斯大林同志指出蘇聯在反抗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者的保衛祖國的戰爭中，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特性。當時蘇聯人民掌握有充分軍事的、經濟的與政治精神的力量，以戰勝由國際反動力量所鑿發的強大的與危險的敵人。斯大林同志是對蘇聯總濟施行軍事改造，並創立協調的戰時經濟以保證勝利的感召者與組織者。斯大林同志指明，蘇維埃制度，不僅在和平建設的條件下，是一個優良的社會組織形態，在戰爭的條件下，也是一個能夠組織全民力量，動員全國富源以抵抗敵人的優良的社會組織。在二次世界戰爭中，蘇聯的社會制度與國家組織證明了自己的力量與生活力，同其他社會國家組織比較起來，已顯露出自己的優點。

斯大林同志科學的歸納戰前與戰爭期間的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決定出戰後蘇聯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面前展開了一條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進一步的前進之路。蘇聯已進入發展的新階段，——社會主義已經完成，而逐漸由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階段。

在這個條件下，斯大林同志以堅定的態度，提出並解決關於我國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

件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可屬性問題。同時他把列寧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學說，發揚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他指出：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具有切必要的條件與可能，由社會主義轉向更高級的社會——共產主義。斯大林同志在黨十八次大會的報告中，曾經提出了一個創造經濟與政治前提以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的綱領。

在共產主義的更高級的社會裏，必須有強大的生產力，以保證生產物的充足。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要經過對蘇聯基本經濟任務之解決，也就是在經濟方面依照工業生產與人口的比例，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基本經濟任務的解決，連帶着也就是對勞働者共產主義教育與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水準的提高等任務的解決，這些任務的解決也是創立共產社會其他更重要的前提的鎖鑰，如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消滅體力勞働與智力勞働的差異，使社會一切具有勞働能力的人視勞働為天職，而普遍發展社會主義的、自覺的勞働態度。

遠在一九三〇年，斯大林同志在黨十六次大會的報告中，曾經對那些反對蘇維埃國家的敵意的攻擊，予以嚴厲的駁斥，這些敵人是以此共產社會取消國家的理論為掩護。斯大林同志說道：

「我們贊成取消國家。我們同時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是直到現在所存在的一切國家政權中的最強大最有勢力的政權。爲了準備取消國家政權的條件，更高度的發展國家政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中間有矛盾嗎？是，有矛盾。但這個矛盾是生動的，而且它完全表現着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斯大林同志這個指示，不僅在認識蘇維埃國家在向共產社會過渡期間的作用上，具有重大的原則性的意義，在認識過渡期間所發生的一切其他重要問題上，也同樣具有重大意義。斯大林同志這個解釋，揭發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向共產社會發展的辯證性。

斯大林同志在黨十八次大會的報告中，關於共產社會國家的作用問題，又有新的說明。他根據蘇維埃政權的多年實際經驗，指出，不許將共產社會取消國家的一般公式，應用到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的共產主義建設的具體場合。關於我國在共產主義時期國家是否保存的問題，他們答覆如下：

「是保存的，如果資本主義的包圍尚不能肅清，如果國外的軍事攻擊尚未能消除，而且很顯然的，我們的國家的形體將會適合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重新發生變化。」

不，不保存的，如果資本主義的包圍被肅清，如果我們的周圍都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

這樣的解決共產主義的國家問題，乃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理論，尤使馬克思列寧關於共產主義的學說，益臻豐富。

蘇維埃國家在三十年的生存當中，已經完成了真正偉大的工作，取消了剝削，在人類相互友愛與社會主義互助的基礎上，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新的更高級的文化——社會主義世界的文化——的創造，這一個巨大的工程被完成出來了，在這個世界裏，勞働者變成爲主人。

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蘇聯人民的精神素質。莫洛托夫同志說道：「應該承認，我國革命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蘇聯人民都成爲蘇維埃的愛國志士的這種新的精神素質與思想的成熟。」我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成功與社會主義勝利，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意義。這種深刻的、生氣勃勃的、蘇維埃的愛國主義，保證我們在偉大的保衛祖國的戰爭中，戰勝敵人。目前蘇聯愛國主義的高漲，我們的前進的旗頭是指向共產主義。同時不要忘記，資本主義的殘餘依然健在。「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國發展的真實動力」（日丹諾夫語），全面發展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肅清過去這些有害的殘餘的正確方法。對人民實施共產主義的教育，這是共產主義建設成功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在這類包括社會生活多方面的莊嚴偉大的建設中，蘇聯人民一直是在最先進的科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不朽理論——領導之下。這個理論，尤其是構成其重要部份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久已成爲一切先進人民的寶貴財產。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初年，當我國結束了同國外干涉者的戰爭，並進入和平建設的道路的時候，列寧即明確指出：蘇聯的經濟建設對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羣衆的解放鬥爭，具有深切意義。當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次一階段的時候，斯大林同志在其許多著作中，對這個問題曾加以具體的研究，現在可指出以下數種：「十月革命的國際性」，「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關於蘇聯憲法的報告」，「在黨十八次大會的政治報告」。

社會主義經濟學，在揭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時，不能夠抽象的脫離存在着兩個制度的事實——社會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不能脫離我國受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

現在世界上存在着兩個營壘，即以蘇聯爲首的民主營壘，與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反民主的營壘。在這兩個營壘的鬥爭中，社會主義的與民主的力量日益堅強，資本主義體系則

日邁勳。在蘇聯與新民主國家領導下的強大的民主戰線，堅決的起來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其發展的途徑正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所預示的方向。內部分裂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走向滅亡。二次世界戰爭的結果，人類更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我們是生存在這樣的時代，條條大路通向共產主義的時代。」

因為蘇聯的政權已經存在了三十年，而且已經走過了勝利的道路，所以，蘇聯人民是始在一切進步人民的前面。在我國實際生活中所考驗過，而又經列寧斯大林科學歸納過的那些經濟建設方法，已經好好的放進全世界勞動羣衆的鬥爭武器的倉庫裏，他們會用這些武器反對資本主義的奴役，爭取真正的民主。

顯然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將使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新社會關係的創造特別輕便，他們可以從自己獨特的，新穎的道路上，踏上社會主義的平陽大道。

當然，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敵人，侮蔑這些新民主主義國家是蘇聯的衛星，說他們是依照蘇聯的指示行事。帝國主義者施放這些誹謗的毒箭，乃是血口噴人，其目的是想藉此轉移世人的視線，因為美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正施用手段，控制世界其他各國，他們要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奴役這些國家。

無疑義的，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東歐與東南歐各國人民，已經從我國的經濟建設經驗中，吸取了很多利益。

在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所盛行的勞働競賽，在本質上是與我國的斯塔哈諾夫運動不盡相同的，但，毫無疑義的是：我國斯塔哈諾夫者的榜樣，鼓勵了這些國家的工人，現在他們正手腳不停的勞働，以創造自己國家獨立發展的基礎。

在保加利亞所創造的農業勞働合作社，絕對不是我國的集體農場。提出下面一點就够了：在這些新民主主義國家中，雖然公佈了禁止土地買賣的法令，但土地的私有制並未見取消。不過，很顯然的是：蘇聯集體農業的經驗，在許多方面是爲這些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其他國家的農民，指示出了新途徑。

在這些國家，例如羅馬尼亞，所組織的農業機械供應站，決不是我國農業機械供應站的原型，因爲在那裏並沒有相應的前提條件：土地尚未國有化，尙無集體農場，而是保留着個體的農民經濟。不過，很顯然的，羅馬尼亞的民主政權會利用我國經濟建設所產生的組織形態，作爲槓杆以結合農民，而走上進步的經營方法。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列寧與斯大林著作中經過科學的一般化的我國建設經驗，對於

那些已經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並向社會主義前進的一切民族，在其創造新社會制度的事業中，將會予以不少的便利。

在蘇聯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在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下，蘇聯人民，在歷經戰鬥考驗的列寧斯大林旗幟之下，在偉大的斯大林的領導之下，在不斷的勝利中前進。